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十五回 曲辮子坐轎出風頭 紅信人有心敲竹槓

且說金小寶被娘姨叫了起來，見了金漢良坐在房中，冷著面孔，冷笑道：「金大少耐倒直頭來得早篤，區得倪嚟撥客人。」金漢良還不曉得是罵他的說話，並不理會。坐了一回，一個小大姐進來向小寶道：「轎子搭得來哉，阿要請先生自家去看看？」漢良忙問誰的轎子？小寶沒有睬他，便蓬著頭走下樓來去看轎子，漢良也跟著下來。只見一乘金碧輝煌的轎子，停在客堂裡面。原來小寶因轎子已經半舊，特地花了一百四〇塊錢糊出來的。這乘轎子，金漢良看了連連稱贊，道：「好齊整的轎子，可是你坐的麼？」小寶不應，只微微的點一點頭。漢良看小寶這乘轎子〇分華麗，忽發一個癡想，要坐著他的轎子到馬路上去出出風頭。他的意思是要叫馬路上的人，看他坐著紅信人的轎子，這信人同他必定有些交情，想要誇耀路人的意思。便向小寶道：「你的轎子果然精緻，可肯借給我坐一天，出去拜拜客麼？」小寶聽了大為詫異，答道：「倪格轎子，唔篤得勿好坐格呢。」旁邊一個娘姨急在後拉了小寶一把，使個眼色，接口說道：「倪先生格頂轎子，自家勒坐歇格勒，第一轉等金大少坐仔去末，再好勿有，讓俚篤相幫也好問金大少討點賞錢。」小寶聽了微微一笑，便不開言。

漢良見小寶允了，大喜，連忙叫了抬轎的相幫說知原故。相幫們一齊好笑，卻樂得弄他幾個賞錢，就綽出轎子。漢良坐進轎去，小寶看著這般怪狀，忍不住格格的笑。相幫將轎子抬上肩頭，問漢良抬到何處，金漢良便叫一直到新北門進城拜客，那轎子便如飛的直過四馬路來。在路口無意之中遇見了秋谷，便在轎中叫了一聲。及至轎子進城之後，相幫問他拜什麼客人，他卻又無客可拜，吩咐相幫抬出小東門，一逕回去。相幫抬著他空走一回，真是可笑。暗想：從沒有看見這樣曲辮子的客人。路上的人見了，大家拍手笑他，金漢良毫不在意。一直抬著仍到金小寶院中來。

漢良出轎上樓，便問金小寶，「你的相幫抬我一趟，約莫要賞他幾塊錢，小寶卻正色說道：「倪堂子裡向格規矩，換仔轎子第一轉坐出去，相幫篤才要問倪討賞格，故歇耐金大少來替倪開銷，真真請也請耐勿到。俚篤抬著仔耐金大少，是俚格運氣來哉。」倪平常日腳末賞格幾〇洋錢，耐金大少多賞點末，頂好哉呢，隨耐金大少自家格心浪。」金漢良被小寶一番話說得呆在一旁，不敢開口，不想小寶開出這個大盤子來。尚未回答得出，小寶又接口說道：「像耐金大少格牌子末，至少賞格四〇洋錢，再多末也可以勿必格哉。」說著，便看金漢良的面色。漢良依然答應不出，小寶又道：「金大少身浪嚟撥洋錢末，倪有來浪，倪替耐墊仔一墊罷。」不由分說，即在枕旁一個大大的皮包內取出一大卷鈔票來。金漢良吃了一驚，暗想：他那裡來的這許多鈔票？偷眼看時，只見小寶將一卷鈔票打開，卻都是一百元一張的，漢良更加吃嚇，估量那一卷足有一百多張。又見小寶仍把這一卷放入皮包，重新又取出一卷來，方才檢著〇元的鈔票，檢了四張交在娘姨手內，向他說道：「格個是金大少格賞錢，耐去交撥俚篤，叫俚篤上來謝聲。」娘姨答應出去。不多時，帶了三個抬轎的相幫上來，對金漢良謝了一聲，便都下去。

金漢良滿心懊惱，卻說不出口來。好一會，才問小寶說道：「怎麼我坐了一趟轎子，就要賞這許多？」小寶冷笑道：「格是耐金大少自家格場面呢。老實說，上海灘浪要出來白相，顧勿得啥銅錢。倪堂子裡向加二才是銅錢格世界，倪為仔耐金大少是格體面客人，所以替耐裝裝場面，故歇耐捨勿得末，倪倒拿子出去，坍勿落格個台，就算仔倪格末哉。倪多末勿成功，四〇塊洋錢格東還作得起。金大少，耐勿要放勒心浪，倪倒也勿在乎此格。」金漢良聽他話中有刺，看得他不值一文，羞得滿面飛紅。娘姨大姐等又在旁邊冷言冷語的取笑，再坐不住，只得立起來要走。

小寶並不相送，隨他下樓而去，這且不表。

再說秋谷走到書玉院中，春樹與書玉剛剛起身，書玉正在梳洗。秋谷一見，便向書玉說了一聲：「恭喜！我這媒人做得如何？」書玉睜了秋谷一眼，低頭而笑。

秋谷將厚腳的鈔票交給書玉，書玉接了，稱謝秋谷費心。春樹便與秋谷長談起來。

書玉在旁靜聽。只聽秋谷道：「你的事情，我雖然已經答應，然而不能立刻就去，總要等我上海回去，方能遲到蘇州，大約不至誤事就是了。但是你的朋友也不止我一人，難道竟沒個有些熱血的，偏偏將這樣的好差使硬栽在我的身上，這不是無妄之災麼？」春樹道：「我的朋友雖然甚多，那裡有你這般的意氣？他們這一班現在的朋友，平常時候倒也說義談忠，〇分要好，一到那有事之時，或是問他借錢，或是要他出力，他就縮起頭來，躲得你遠遠的，影子也尋不著他。如今世上這朋友一倫，是可以不講的了。你是近今有名的黃衫客古押衙，所以特地前來尋你，料想只有你還可以商量，別人那裡擔當得起？你務必要替我設個法兒。」秋谷大笑道：「言重之至，當不起，當不起！請你少灌兩句米湯罷，怎麼把我近今的一個人，去比起古時劍俠來，豈不是刻劃無鹽、唐突西子？」說得春樹也笑起來。又問秋谷幾時回去，秋谷笑道：「怎麼你這般性急？我此次來滬有些正事，大約還要耽擱月餘。

你若等不及，就去托別人如何？」春樹忙分解道：「並不是我性急，只是我雖然走了，卻實實的不放心，恐怕日子長了，弄出事來，我怎的對人得起？」秋谷道：「看你不出，倒是個多情種子。但是耽擱月餘，料想還不至誤你的事。」春樹聽了點頭。

張書玉在傍，聽他們一問一答說得熱鬧，卻是沒頭沒腦，一句也聽不出來，忍不住在旁問道：「唔篤說仔半日，倪一句也聽勿出，到底啥格事體介？」秋谷、春樹一齊笑而不答。書玉又問了兩聲，秋谷道：「不關我事，是你們的貢大少做的事情，你去問他就是了。」書玉果然走到春樹身旁，低低的問他道：「到底啥格事體？」

替倪說囉！」春樹攢眉朝他搖頭道：「此刻不便，停會再和你說。」書玉見他不說，也無可如何，口中咕嚕了兩聲也就罷了，只在自己腹中猜想他們這個悶葫蘆。

看官且住，不要說張書玉在那裡猜想，就是看官料想也在腹中猜想。做書的在下心中雖然明白，卻不好直說出來，要留著這個波瀾，做那文章的曲折。看官們暫時掩卷平章，等到《九尾龜》後集出來，自然明白。並且在下這書，名目叫做《九尾龜》，原說是一個富貴達官的小影，怎麼平鋪直敘到了第〇五回，還沒有提起一字，只把那章秋谷一人顛來倒去說個不了，說的又都是蘇州、上海的繁華，名妓金剛的小影，這與《九尾龜》的正文有什麼干涉呢？須知在下這前半部小說，原名叫做《嫖界醒世小說》，不過把九尾龜做個提頭，下半部方是《九尾龜》的正文。只因限於篇幅，所以把一部小說分做兩段出來，並不是在下脫枝失節。

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。且說秋谷同春樹談了一會，秋谷笑道：「我今日看見一樁笑話，真是奇談。」就把在大新街遇見金漢良坐著信人的轎子在四馬路過去。

「他還在轎中招呼了我一聲，天下竟有這樣士氣的人，你道可笑不可笑？」春樹聽了笑不可仰，張書玉也笑起來。春樹道：「這個人本來是個出名的壽頭碼子，現在忽然跑到上海來出起風頭來，正不知以後還要鬧出多少笑話呢！我們只打點著耳朵聽就是了。」

大家又笑了一會。春樹問秋谷：「可有什麼事情，我們去吃大菜可好？」秋谷點頭，當下二人就同著張書玉到一品香去。吃完了大菜回來，已是家家上火。春樹便要秋谷同他到有名的紅信人處多打幾個茶圍。秋谷微笑，拍著張書玉道：「他這不是個紅信人麼？你還要另外去尋別人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書玉被他說得一笑，回道：「倪是勿好格，耐勿要鈍。」卻把眼望著春樹。春樹便向秋谷道：「我要你同去打幾個茶圍，是不過去見識見識，並沒有別的心腸，你就說出許多牽枝帶葉的話來。」秋谷哈哈大笑，對著春樹把手在自己面上捋了一捋，道：「算了罷，你不用和我支吾。」又向書玉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等他出去走走，有我這保鏢的跟著他，包你沒人搶奪。停回晚上我親送他來此，如何？」書玉面上一紅道：「耐末總無撥好閒話，阿要瞎三話四。」說著，忍不住也笑了。秋谷道：「我原是走你的心經，你倒不見我的情，還叫我沒有好話，真是好人難做。」一面同了春樹走出院中，順便先到

陸蘭芬家。

蘭芬卻好在家，見了春樹暗喝采，那面貌竟與秋谷不相上下，只是秋谷豐采驚人，風華出眾，比春樹的一味柔弱，又覺較勝一籌。略坐一會，秋谷見蘭芬房間甚忙，便起身辭去，又到金小寶院中來。

秋谷走進客堂，一眼就看見小寶那乘轎子，便指給春樹道：「日間看見金漢良坐的就是這乘轎子，想必他做的是小寶，不知小寶待他何如？」一面說，走上樓梯，直到小寶房中。小寶與秋谷本來相識，便含笑相迎。剛剛坐下，秋谷猛然笑道：「我們今日特地到你這裡燒香，快點起蠟燭來。」小寶雖也曉得秋谷定是取笑著他，卻摸不清頭路，呆呆的看著他。秋谷又笑道：「你這裡新近到了一個土地客人，你豈不是個土地奶奶？我們是到土地廟來燒香的，你還不點起大蠟燭來麼？」小寶方才明白說的是姓金的客人，便也笑道：「隨便啥格閒話，到仔耐嘴裡向末就變壞哉，格個客人唔篤阿認得俚介？」秋谷道：「非但認得，而且還看見他坐你的轎子。」

小寶笑道：「阿唷！信息倒靈篤呢！俚坐仔倪格轎子，倒來問起倪來，說相幫篤約摸要賞俚幾化洋錢，撥倪敲仔一記小小裡格竹槓，相幫篤倒弄仔四□洋錢。耐想格號人阿要討氣？倪上海灘浪住末住仔幾年，客人也見得勿少哉，格種曲辮子，倪倒從來勸碰著過歇。」秋谷笑道：「這點小事算得什麼。你還沒有曉得他向來的歷史呢！」就將金漢良以前所作所為極可笑的事情，一一的演說出來，把個金小寶笑得如花枝亂顛，伏在桌上氣也喘不過來。

春樹見小寶笑得紅潮暈頰，俊眼流波，嬌小玲瓏，動人憐愛，比張書玉大是不同，便細細的看他。小寶住了笑，坐在榻上掠著鬢腳，也抬頭打量二人。秋谷是素來認得，不必說了；看了春樹，朱唇粉面，那相貌竟同大家閨秀一般，也覺脈脈無言，芳心自動。後來小寶與書玉二人，為著春樹，幾乎鬧出絕大風潮，後文自有交代，此處一言表過不提。

且說秋谷又問小寶道：「這樣的客人雖然可惡，你這一下竹槓也敲得太凶，留著他吃吃酒碰碰和，也是你的場面，為什麼一定要嚇得他不敢再來呢？」小寶笑道：「二少，耐勸曉得格當中格道理，俚告訴仔耐末就明白哉。俚耐一干子，也替倪裝勿啥出格場面，加仔格排常州客人格辮子，就是勿曲末也有點灣灣裡格。倪撥俚吵勿清爽，鬧得頭腦子才痛格哉。格號客人勒倪房間裡向擺酒碰和，勿要說替倪繃啥格場面，連搭仔倪格抬才撥俚坍完格哉。」秋谷聽了，狂笑道：「罵得暢快，真是雕心鑲肺之談，也等那班曲辮子的客人聽聽，好叫他們知難而退，才曉得你們四大金剛的院中，不是他們可以輕易踏得進的。」說著，把春樹肩頭一拍，道：「你這個常州客人，可聽見麼？」春樹不覺面上一紅，道：「別人拿我們常州人取笑，也還罷了，怎麼你也說起常州人來？」

小寶聽得春樹是常州人，甚覺不好意思，忙向貢春樹陪笑道：「大少勿要生氣。」

倪說格是姓金格客人，耐勿要聽章二少格閒話。」說罷，向春樹嫣然一笑，笑得春樹神志蕩然，細細把小寶恣意看了一會，覺得他無處不好。正是：從腳看到頭，風流往上流；從頭看到腳，風流往下落。便向秋谷道：「我有一件事情卻不明白，要來請問你，你可說得出這個道理麼？上海的信人聲價，名妓平章，出於眾口。那相貌好的紅信人不用說了，自然是有目共賞，眾口交稱，一登龍門，聲價□倍。最可怪的是那一班自抬聲價的信人，相貌極是平常，酬應更無可取，偏會走著運氣，無緣無故的紅起來；又自然有那班瞎了眼睛的人當他是個名妓，倒去巴結著他，好像不是他去用錢，倒是信人倒貼一般，你道詫異不詫異？這還說是煙花曲院，沒有什麼定評。我所最不解的是一樣一個人，我看著他竟是越國西施，你看著卻是東鄰嫫母；或者你看著就是趙家飛燕，別人看著卻竟是齊國無鹽。同是一雙眼睛，怎麼眼中的妍媸好惡就這般的各別，還是真個是沒有憑據的呢？還是依著那稗官小說，世間男女都是月下老人注定的前緣，所以分辨不清的呢？你向來自詡是個聰明絕頂的人，你且演說演說這個道理。」章秋谷言無數句，果然說出一篇聞所未聞的道理來。

正是：

一曲琵琶之恨，名士多情；□年歌舞之場，秋娘未老。

未知秋谷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。